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輯

沈雲龍主編

中和月刊史料選集

沈雲龍輯

文海出版社  
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



版權所有

主編者：沈雲龍

發行人：李振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二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臺北市東定路二〇二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中和月刊史料選集 第一冊

沈雲龍輯

目錄

南屏述聞	一卷八、九期	水東花隱(一)
樞曹追憶	一卷十期	呂允甫(二九)
科舉概詠	一卷十一期	子 厂(四四)
庚辰述往	一卷	一 士(六五)
河套民族變遷考	一卷三期	謝 剛 主(七七)
圓明園之回憶	一卷三、四、五期	蔡 申 之(九四)
粵輶日記	一卷四、五、六期	沈 桂 芬(一五三)
內閣談	一卷六期	一 士(一七五)
畧 粟	一卷七期	抑 吾(一九三)
意園懷舊錄	一卷七期	內藤虎次郎(二〇六)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1911

圓明餘憶……………一卷八期……………拙菴(二一八)

彝齋漫筆……………一卷九、十一期、二卷一期、四卷四期……………一士(二三〇)

道光學術……………二卷一期……………楚金(二六〇)

道光朝之君相……………三卷五期……………迂齋(二七四)

覃研齋師友小記……………二卷三、五期、三卷一、二期……………趙椿年(二七九)

陳則震事輯……………二卷四期……………謝剛主(三一二)

關於紀文達……………二卷六期……………仰彌(三二七)

惜陰學案……………二卷十期……………齊樹楷(三四四)

馮桂芬及其著述……………三卷三期……………百瀨弘(三六六)

張船山事輯……………三卷四期……………陸徵誥(三八〇)

林文忠遺書述……………二卷十二期……………陳陸(三九二)

嘉慶十年查禁天主教始末……………三卷四期……………矢澤利彥(四〇六)

鴉片戰後廣州入城交涉……………二卷三期……………五知(四二七)

中和月刊史料選集 第二册

沈雲龍輯

目錄

煙 蠱	三卷八期	抑	吾 (四三五)
罌粟補談	四卷八期	抑	吾 (四五五)
租界史話	四卷八期	兌	(四六五)
庚子紀事長扎	二卷一期	趙 聲	伯 (四七一)
庚子役後北京城內之變遷	二卷七期	曹 宗	儒 (四八一)
北京使館界之沿革	三卷四期	章 玉	如 (四九一)
辛丑條約第七款實行之經過	三卷十二期	曹 宗	儒 (五一一)
從北京之沿革看中國建築之進化	二卷八期	楚	金 (五二四)
記清初通海案	三卷二期	謝 剛	主 (五四三)
樞廷載筆逸稿	二卷七期	祁 嵩	藻 (五五〇)

10/10/1911

禮閣記略	四卷八期	奎潤	(五六一)
魏梯雲(震)朔漢紀程詩註	三卷六期	陸徵誥	(五七五)
蒙古行紀	四卷一期	鐵梅	(五八三)
清代術所因革錄	三卷五、六、七期	君約	(五九五)
太醫院志	三卷五、六期	任錫庚	(六二七)
地丁錢糧考	四卷一期	莫東寅	(六四七)
東陵子役日記	二卷八期	寶熙	(六八五)
耆壽氏日記	二卷八期	耆齡	(六九三)
東陵子役日記	二卷九期	徐埴	(七〇七)
東陵道詩註	二卷九期	陳毅	(七二一)
龔芝麓(鼎孳)年譜	三卷一、二、三期	董遷	(七三五)
王文敏公(懿榮)年譜	四卷七期	王崇煥	(七七五)
庚申蘇城見聞錄	四卷六期	齊學裘	(七九一)
辛巳述往	二卷二期	士	(七九九)

壬午述往……………	三卷二期……………	一	士(八〇七)
癸未述往……………	四卷五期……………	一	士(八一五)
明湖客影錄……………	二卷七期……………	過	隙(八二五)
堪隱齋札記……………	三卷十一期、四卷三期……………	五	知(八三七)
銀錠橋案之史料……………	三卷七期……………	壹	(八六七)
庚戌軼聞……………	三卷九期……………	張	篁溪(八七三)
天和閣聯語……………	一卷十期、二卷三期……………	愼	言(八八一)
江戸竹枝詞……………	二卷十二期、三卷一期……………	龍	顧山人(八九三)



# 南屋述聞

水東花穩輯

軍機處直房。在隆宗門內。北房五楹。爲大樞直之所。南房爲章京直舍。亦五楹。漢章京恆在西間。滿章京恆在東間。樞直中人相沿稱南北屋。其曰南屋者。謂章京也。先太保公以光緒十九年癸巳五月。由禮部主事充章京。迨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三月。丁先大父憂去官。時已賞侍郎銜。署禮部右侍郎。在直凡一周星。余少時好輩掌故。凡樞垣故事。得自庭聞者頗多。迨丁巳夏。余以卿階。叨與樞直。距先公之履直。復一周星。得親至所謂南北屋者。昔所聞於先公。至是皆一一躬睹之。宸時默識。垂老而不能忘。蓋繫於家國之感者深矣。曩之父子同入軍機者。若蔣炳子熊。方觀承子維甸。袁守侗子熙。梁國治子承福。孫士毅子梅。趙文哲子秉淵。龔履身子麗正。雖所遇顯晦不同。而生值清時。類皆有所建樹。小子之所值。則爲何如時耶。鈞天愴悅。視草倉皇。視先公當日履直從容。回首且如天上。憶陳強庵太傅文句云。不須更溯乾嘉盛。說著光宣已惘然。筆之有餘慨焉。

國初承明制。絲綸出納。掌於內閣。而贊畫戎機。匡廟廟算。則議政王大臣主之。雍正時。用兵西北。慮中書未盡謹密。始別設軍需房。嗣定名軍機處。其初即用議政處得力之員。如雍正八年。僅內閣侍讀舒赫德。兵部主事常鈞二員。皆旗籍也。（舒後授軍機大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襄。）次年始有漢章京。由大臣於中書中揀選委用。首直者爲內閣侍讀蔣炳。（後官至倉場侍郎。）其時滿股。間有由部員小京官筆帖式充任者。漢員中無之。故有謂軍機處爲內閣之分局者。乾隆初年。用起居注主事馬燦。宗人府主事章實傳爲章京。亦以其久任中書。爲大樞所識拔也。

漢章京之有部員。自乾隆二十年戶部員外郎陳輝祖始。同時涿州劉湘。以御史入直。二者皆非恆格也。至乾隆二十九年以後。部曹入直者乃漸多。如鄭步雲邵洪內吏部主事。陳繩祖由戶部主事。洪朴由工部主事。費鴻由刑部員外郎。皆是。然仍以中書爲主。仁宗親政。欲杜樞相樹黨汲引之弊。乃專重考選。於是部曹入直者。轉多於中書。嘉慶四五年間。所補章京。如茅豫。任焄。何元煊。糜奇瑜。熊方受。張志緒。黃繼之。楊懋恬。大抵皆部曹。而中書只盛傳大一人。當時有軍機處司員之目。且見於詔旨。自是沿至光宣。凡滿漢章京。皆以部曹爲多。卽有由中書入直者。數年間亦保擢部員矣。

軍機章京之考試。由內閣及各部。考核各員之合格者。詢其願送與否。其願送者。本衙門先試之。擇尤保送於軍機處。然後樞臣酌定考試日期。試題以論一篇。三百字爲率。限長交卷。卷用白摺。兼取工速。人數較多。得分日試之。試畢由樞臣專其去取。不別簡閱卷大臣。其試卷亦不糊名。異於其他試典。蓋以職司密勿。重在考其人之品行聲名。初不專取文字。乾隆十八年。御史傅業疏言。當於舉場考試章京。照章彌封。別派大臣閱卷。以昭慎重。上謂糊名考試。則但能觀其文字。何由識別才品。要准秉公甄別。嚴懲濫保而已。觀此可知立制用意之深。而視斯選之特重也。凡考及者由軍機處帶領引見。先行記名。以次傳補。大抵首列無不記名者。第二名以下。或記名或否。由上圈定。

自考選章京之制行。凡開部保送者。類皆係進士舉人出身。間有拔貢出身之部員。亦必期考高等。用爲小京官者。而捐納者不與焉。惟甲乙榜有捐納內閣中書者。例得保送。

樞垣初設。由大樞秉筆。漢文皆張文和任之。文和又舉汪文端入直。以代其勞。其時之章京。職繕寫而已。滿文亦然。舒父襄班第等。綢國書。皆躬任屬草之後。厥後傅文忠爲首揆。欲營滿章京才具。稍假借之。文端見滿員如此。亦自嫌近於攬持。乃漸使章京代擬。相沿日久。而屬草遂爲章京之職。雖君上亦知之也。然詔令之重要者。大樞猶往往親撰之。既定稿。乃授之於章京。故大樞居末者。俗有打簾軍機之目。亦曰秉筆軍機。蓋樞臣入對時。必携帶筆墨。備御前撰記之需。又出入必有筆簾者。皆新進之大臣服其勞也。

首任大樞者爲鄂文端。張文和。其名稱爲辦理軍機事務。繼此凡簡派軍機大臣。其諭旨皆曰軍機處行走。或軍機處學習

行走。如雍正十一年。命訥親班第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四十五年。命福長安在軍機處學習行走是也。至嘉慶中有旨命松筠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英和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於是任用軍機大臣。其諭旨皆沿是式。晚近亦有授爲軍機大臣者。而章京之署銜。乃曰軍機處行走。見於諭旨。然常稱仍曰軍機章京。其於樞堂亦自稱章京。每投帖用紅單片。側書章京某。雖擢至大九卿。或權侍郎。不改也。按章京爲國語。國初之昂邦章京。梅勒章京。卽各旗都統副都統。後來旗制。尙有管旗章京。西北各城之辦事參贊大臣。其屬亦置章京。初不限於樞密也。太宗嘗謂范文程曰。范章京朕之心膂。其時文程亦贊襄機密。昕夕在公。於後之軍機章京爲近。

章京初無定額。自嘉慶四年。始定爲滿漢各十六員。分爲兩班。每班以一人爲領班。一人爲幫領班。俗稱爲達拉密。幫達拉密。蓋達拉密者。國語領班之謂。至嘉慶十一年。奏留著滿章京重倫於額外行走。二十一年。又奏行走之強達泰。不占額缺。於是每班八人之外。復有額外章京一人。滿漢各十八人矣。咸豐三年。以軍務殷繁。添傳記名章京四人。在額外行走。至十一年。所傳四人。有已補入額者。又請添傳二員在額外行走。則每班各爲十人。同治十一年。軍務漸平。復請停傳二人。仍符十八人之數。光緒中。定爲每班十人。迄於改制。其間有由丁憂起復者。循例皆於額外行走。往往不止十人。

兩班曰頭班二班。其直期以二日番替。而每日必有直宿章京二人。以資深資淺者各一。資深者曰老班公。資淺者曰小班公。其直宿之所。恆於方略館。蓋方略館之提調總纂協修各官。例以章京兼充。其任繕寫之役於軍機處者。亦卽方略館之供事。故樞直檔案咸藏度於此。直宿者以次早赴直廬。交檔冊月摺等件於接班者。曰交班。樞堂有所委派。則直班之章京承應之。趙雲崧著曝雜記。謂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悉詰朝粹有事。非一人可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之早班。率以五更入內。蓋乾隆間軍興事繁暫行之制。後來無之。章京擢至領班幫領班者。則不復直宿。

直廬初創。僅板屋數間。乾隆中始建瓦屋。趙雲崧謂初直時。直舍在大臣直廬之西。其屋只一間有半。嗣遷於對面北向之五間。是卽後之直房。自今視之。猶甚隘也。西苑直房。在苑門之北。中海之東岸。背苑牆而面海。圓明園直房。在左如意門內。頤和園直房。亦在宮門內之左廡。皆視隆宗門內直廬爲勝。而圓明園之七峰別墅。爲樞密直宿處。頗稱樹

石。屢見驚詠。王定甫從廬六詠。曰七小石。曰有嘉樹軒。曰井屋。曰拱宸樓。曰歐齋。曰湖陰西舫。卽詠是驛。林穎叔同時樞直。其自號歐齋。亦取於此。穎叔病中夢登拱宸樓句云。登樓秋老半山月。近水星明初夜燈。定甫拱宸樓絕句云。小樓一角護垂楊。拂得秋風樓後涼。不信人間卽天上。樓前銀漢接紅牆。後樓前柳枯。又以見山爲喜。與同直唱和有詩。一時勝致可想。袁子才記鄂文端事。謂上以藩邸小紅橋賜公爲別業。而中分其半爲軍機房。又樞垣記略。乾隆間。以慶復入言花園。賞給軍機司員。爲該班直宿之所。嗣以日久頹廢請與莊邸五福書房互換。允之。又挂甲屯米窖兩處。皆有章京直廬。未知何者爲七峰別墅也。晚近樞僚園直者。別有軍機處公所。在頤和園之南。非復承平之舊矣。康熙時卽有奏摺。然仍以題本爲正。往往奏摺奉准。仍令照例具題。自設置軍機處。凡重要政事。皆具摺直達於上。上閱後。卽時處斷。由樞臣承旨行之。其題本於內閣者。大抵皆例文也。凡題本由通政司收受。奏摺則遞於內奏事處。康熙時置奏事處司員。乾嘉後則以內監任之。每日奏摺上陳。或依議。或照所請。或交部議奏。上各以指甲點之。以爲暗記。奏事太監捧摺匱下。一一宣旨訖。以授軍機處遵行之。其有待商推者。樞臣入對面承上旨。既對而退。則全班章京皆上堂。曰接旨。樞臣於其應辦者。若明發。若廷寄。若交片。咸面授意旨。令章京屬草。或應遵立待。卽於北屋定筆繕寫。篇幅長者。得截定行頁。由數章京分書而合成之。其合黏以紙匠任之。或有更改。匆匆不及另繕。得黏紙蓋於其上。字有增。擠而書之。有減則展而書之。雖大小不勻。或欠端整。皆無碍進呈。但不得挖補。按此類於古之貼黃。其奏摺未經御批。而由樞臣酌擬者。既擬定。則裁白摺紙爲簽條。錄所擬批於上。盛以摺匣。送交太監呈上照批。若尋常安摺之批朕安等字者。由章京蘸硃敬書。以代御筆。

內閣無印。而軍機處有印。質以銀。鈐以紫泥。其文曰。辦理軍機處印。蓋爲鈐發廷寄或交片之用。廷寄者。以傳遞諭旨。發端云。軍機大臣字寄某省某官。末云。遵旨寄信前來。先是軍機領袖。職望俱崇。凡廷寄皆以領袖大臣列姓。迨和珅爲首揆。高宗知其不稱。始改用軍機大臣字寄。後沿之。大抵機事樞密。不便發抄者。咸用廷寄。由兵部加封驛遞。其遲速皆於國外判明。由章京判之。尋常曰馬上飛遞者。日行三百里耳。有急則另判日行里數。往者至六百里加緊而止。晚近有八百里加緊者。若行於各提鎮。或各鹽政關監督。則不曰字寄而曰傳諭。自電信通行。於是急要政令。

更有電旨。電旨之式云。某省某官。本日奉旨云云。特電遵照。未書樞字。其覆奏亦往往用電信。謂之電奏。別有頒行密碼。由章京譯之。

交片於各部院者。必其有所申論者也。若尋常交件。則交由各衙門領事司員面領。領事者得至章京直廬。領訖則簽名於簿。簿列所領件數。以資考核。內閣亦派中書。逐日赴軍機處領事。蓋凡發鈔各件。胥由內閣領鈔。而於次日繳回原件。內外奏摺之發鈔者。以部院應辦者爲限。不涉部院者不與焉。未加硃批之件。（卽指畫暗記者。）卽以原件發鈔。若加硃之摺。內摺存軍機處。以俟彙繳。外摺仍遞回原省。其專差齎奏者。以原件交內奏事處封發。若由驛馳奏者。封交兵部發驛。皆卽日行之。而必先錄副存檔。

制藝叢話。載有樞直制藝兩股。僅憶其前三句云。辰初入如意之門。沈水橋邊。先付衣包於厨子。未正發歸心之箭。斜陽窗外。頻催鈔摺於先生。蓋樞僚園直時游戲之作。厨子者。直房所用雜役也。章京不得帶僕從入內。故衣包等件。皆由厨子齎之。余嘗於市肆見明代宮門照驗銅魚符。鑄有厨子二字。其名由來久矣。若先生則章京以稱供事者。供事任鈔寫之役。如每日奏摺之錄副。或一奏摺而分交數部。則必別鈔分交。其事亦甚繁重。凡本日之事。皆卽日辦竣。不得積擱。既辦竣。則由值班章京。將所有文件。帶而盛之。由厨子齎送於方略館。以交直宿章京分理之。

本日所辦一切事件。由直班章京一手記於簿。謂之隨手。亦日記載備查。明發記以○。廷寄記以△。取其敏速也。直宿章京。復將本日所辦各事。分記於明發廷寄各檔。及現月檔。凡檔案皆依年月編存。知其爲何年何月所發上諭。再檢是月之明發檔中。則其件斯得。故檢檔從無積滯。然一事而數見明發。則須一一考其年月而分檢之。又不如各衙門案卷之一錢銜接矣。凡檔案每三年重審一次。供事任繕寫。以章京二人任校對。俱得勞敘邀獎。其重脩亦仍用年月編存之法。軍機處有沿用之名詞。爲外人所不及知者。隨手卽其一也。外此如明發諭旨。及廷寄交片。謂之現遞。字數較長之稿。雖定後落。分數人書之。謂之點扣。分書訖。仍糊黏而接聯之。謂之接扣。領班覆校後。貯於黃匣。送大臣恭閱無訛。始授內監呈遞。謂之遞旨。中有經硃筆改定者。謂之過硃。若先期預擬之件。繕寫訖封存備遞者。謂之伏地扣。其恭遞巡幸。趕於首站呈遞者。謂之下馬扣。又有倉猝急就。趕於驛稅途獻之尖站呈遞者。謂之趕烏墩。其他日行事件。如交

件於部院領事司員。曰交發。章京承鈔密件。由兩員互校訖。而注明事由及辦法於副本。曰詳面。本日到摺歸函後。繳入內奏事處。曰交摺。其發交各衙門摺件。經交還而棄存者。按日爲束。是曰月摺。每日疊旨片單等件。按日彙裝成冊。經月一換。是曰清摺。章京之直班者。將日行事件辦竣。以現年隨手。現季清摺月摺。及各要件。存貯於櫃。而親手題封。是曰封櫃。凡此統稱班務。其在直治事之案。曰班桌。

凡直宿者皆兼直日。曰本班。其該班而不直宿者。曰幫班。若在國直。則每四日爲一班。謂之該國班。每班亦以二人分班輪算。與在城同。俟職務畢。則退而聚居於外直廬。即前此之七峰別墅。後來之軍機公所也。迨第四日國班屆滿。是日散直後。不直日者聽其陸續入城。惟領班與本班。必留宿以俟次日交班。謂之不截尾。若國班值上回宮在每班之第五日。則帶直一日。爲五日班。歷來如是。至於扈從行圍。則兩班章京輪派。以本年秋季圍合次年春圍爲一班。扈後例得輾直。或數日。或數十日。視道里之遠近爲衡。其不隨扈之章京。每日由是班輪滿漢各二人。詣內閣聽報。滿章京祇候於話勒房。漢章京祇候於蒙古學士堂。遇有行在軍機處文件。分別照行之。迨聖駕回京。扈從者輾直。則不隨扈者連日趨直以代之。凡輾直更替。謂之圍塔密。扈天駐蹕日期。謂之香德密。二者皆注明於隨手簿中。

行幸所至。有行宮者。以宮門外左偏之屋爲軍機直廬。若行營等處。則權設蒙古包或帳房。行營設於白布城東門夾道內。其在看城等處。則設於黃布城左右。章京亦別有帳房。隨帶短几坐褥。依次列坐。簾幕雜記。謂扈從木蘭時。帳中無適用之几。累摺屮代之。以鐵絲燈籠照書。一經焚拂。蠟淚狼藉。想見行役之苦。

軍機處印存大內。印鑰由領班大臣佩之。其請印鑰以金牌。由直班章京佩之。每日班務畢。以金牌交於直宿者。乃得退直。摺直制藝。所謂交金牌而共約看花也。若隨扈則請印出。交兵部實往。途次由兵部司員。每日送至行宮直廬。請樞臣啓視。並備鈐用。

樞直以慎密爲主。嘉慶五年。特諭王大臣等。不准至軍機處說事。其章京辦事之處。亦不准閑人親視。並由都察院每日輪派科道一員。進內監視。有犯者即時參奏嚴懲。故直房臺階上下。視爲禁地。馬府丞煒爲章京時。有部院官立階前。親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道中或與部院官交語。更面斥不少假。一時風氣尤肅。凡在直者不特與外吏

學接。卽京僚亦少往還。惟孫文靖直樞垣。與故舊周旋宴飲。如平生歡。時論異之。晚近雖不設稽查科道。而關防驗峻。雖各衙門之領事者。非經傳喚。且不得擅至階上。光緒中。章京歐陽煦應照。私帶其破。冒充僕從。覲入瞻西苑。事發。幾罹重譴。有爲緩頰者。乃從寬罷直。又章京甘召南大璋。由中書累遷至侍讀學士。行將大用。有劾其招搖不謹者。亦立予罷斥。二君皆與先公同時在直。余及見之。

樞僚於直廬治事。所治文件。槩不得携歸私邸。亦見於明諭。咸豐中章京張允垂。將大場口門等圖。携至私寓照樣摹繪。坐圖革。大臣托津等。亦坐失察議處。環口繪圖。無所用其慎密。亦以杜漏洩之漸耳。近時榮文忠爲首揆。於長篇論旨。間有交章京携歸潤色者。蓋以繁曠典要之文。斷非倉卒所能盡善。故特寬假之。乃至罪己一詔。別屬樊雲門擬草。樊時以知府佐文忠戎幕。非章京也。雖屢於故事。而意在求工。固不爲失。

在直章京。每日必有知會。以分致章京之休直者。蓋欲令接班者無不接洽之事。意甚周也。其知會以白紙作行書。首曰起。謂召見樞臣也。起字下或列某某名。則是日召對者也。次以○。其下簡述某事。是日明發之諭旨也。又次以△。其下述寄某省某事。是日所辦廷寄也。若是日只召見樞臣。無明發及廷寄。則只書起搖三字。搖者。搖手示無事也。所書至多盡其紙幅之半。以其半摺爲窄長式。而密緘之。不須加外封矣。

樞直日行事件外。有代管之事數端。一曰進單。如記名人員。或副都統提鎮。或使臣。或司道。或道府。各爲單。遺員中或記名簡放。或記名題奏。或存記。或截取繁缺。亦各爲單。由章京掌之。遇缺出應簡。則檢單呈堂。備上圈用。考試試差者。不放榜。應簡時以考取名單上呈。亦略同也。一曰查考舊案。凡遇大典禮。有旨命樞臣查案者。卽行查所司。或稽諸冊檔。彙齊後摘敘節略。進呈上覽。一曰命題。凡鄉會試及各項考試。由欽命試題者。以上三屆之題繕單進呈。一曰擬賞。凡屬藩使臣之加賞。以及頒賞御製欽定各書。有旨命樞臣酌擬者。皆開單請旨。一曰承審。凡重要案件。有旨命樞臣會同各衙門審辦者。得指派章京。隨同審理。分任其勞。

故事翰林不在考選章京之列。雍正時。鄂文端子鄂容安。鄂倫。以庶常入直。張文和子若霖。以編修入直。皆特詔推恩。且許其出入扶持。蓋異數而非常例。然由章京入翰林。間有仍留樞直者。如戴文端衡亨。擢大魁後。仍在章京上

行走。即由章京徑拜大臣。始終不離樞府。恩遇之渥。固爲僅見。前此章京之得擢元者。如莊本清舉士塔因。畢秋帆制府沅。金輔之。皆及第後離直。後來之龍汝官吳魯聲。更無從援例矣。光緒季年。更定新章。翰林亦得保送。於是編脩入直者。得二人焉。黃芸淑。文彥鴻。楊竹川同年潤。是也。其時章京已定爲實階。分三四五六等品。既補章京。即與本衙門脫離。遇京察年分。悉由軍機處考核等第。編檢之補章京者。視五品焉。

科道充章京者。前所舉劉湘外。尚有禮科給事中畢誼。湖廣道御史錢澧。皆出特旨。畢字元復。婁縣人。鄭文端賞其爽。以方唐之陸敬輿。後官至鳳翔道。錢即南園通劇。左官後轉臺諫。疏論樞臣不同處辦事之體。上爲之切實諸大臣。即命錢入直。和坤深忌之。故勞以諸艱鉅事。困率以歿。皆卓卓可述者。又章京轉御史者。亦多留直。如劉謫之。章煦。汪日章。曾世銘等。是也。然科道爲章京。即視同司員。不得復專摺言事。其科道應派例差。亦不復開列。惟督自請都察院事。仍聽輪派。許之。自嘉慶四年有旨。嗣後章京補放御史。即回本衙門任事。於是得力之員。又有請停傳補者。如陳孚恩。汪本銓。朱智。周瑞清等。皆於奏停傳補後。改以京堂候補。尤爲優異。先太保公官郎中時。由部保送御史。樞堂知之。備致挽留。遂不就試。此又前所未有也。

昔之名公鉅卿。不盡以留直爲重。陸耳山錫熊在樞直。爲劉文正所器重。薦充四庫館總纂。叙勞改翰林侍讀。同直者爭欲留之。文正曰。翰林職在文章。陸君雖去此。其倚藉正不少也。數年間遂擢至副憲。林穎叔壽圖久直中樞。盛負才望。轉御史。有勸其援例留直者。穎叔意不欲。未幾即擢大京兆。出爲陝西布政使。王定甫有直廬待雪。奉懷穎叔侍御新自樞垣。撰詩云。晨朝喜見同雲合。日暮空愁集霰飛。棠袖許教千喚出。紅巾還解十重圍。幾年袂被親同舍。今夕轉燈獨掩扉。驢馬街頭行步好。空林孤鶴亂鴉歸。詩意若猶羨之。蓋仕路升沉。固不繫此。

乾隆中多有二三品大臣爲章京者。如保成。松筠。以待郎。博濟穎。索琳。福德。以開學。胡寶瑛。傅顯。劉秉恬。以副都御史。於職分固不爲屈。其明定限制。章京升至通副理少者。毋庸在軍機處行走。則嘉慶五年諭旨也。然後來亦不一其例。或升至常少。即以職分較崇。奉旨離直。或一再留直。雖升至通政使。大理卿。而仍舊行走。蓋亦衡以其人。凡留直必其辦事得力者。然章京擢至九卿。類以得力者爲多。於是擢官留直。幾爲恆例。其以通副理少爲限者。以通政



大理兩署。在大九卿之列也。留直者則特頒諭旨。曰某某已補授通政司副吏。（或大理寺少卿。）著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再擢至通政使大理卿。則復須奏留。其特頒諭旨亦如之。或由常少。僕少。超擢太常光祿太僕卿。其品秩雖在通副理少之上。以非大九卿。無庸降旨留直。

奏留之例。不僅御史京卿也。其應外轉者亦然。道光中。章京吏部郎中趙盛奎。俸滿截取。以繁缺知府記名。又章京戶部郎中趙光祿。以京察一等記名道府。俱經樞臣奏留。暫停外放。厥後接手有人。復請將該二員仍照章外用。蓋以人才難得。又不欲妨其登進之途。猶見當時覈實。咸豐時。章京吳兆麟。記名倉差將次俸補。亦奏留獲允。

樞直初無不准大員子弟保送之條。道光中。樞臣議覆御史吳邦慶疏。始規定京官文三品武三品以上。及在外文職督撫司道鹽政關差。武職提鎮以上。各大員子弟。均不得保送挑補章京。但親姪從弟。及外姻。不在此限。邦慶原疏。意主杜漸防微。所見甚淺。樞議雖非之。而不得不嚴定限制者。慎之至也。厥後章京誠端之父查濟阿。擢授南轅道。上謂道員子毋庸迴避。尋又降旨。大臣子弟有挑入軍機處者。未嘗不可造就人才。此後毋庸迴避。然近百年間。每遇保送章京。仍於交片各衙門時。聲明大員子弟。不得保送。

京曹如翰林。御史。中書。及吏禮兩部。均依到署先後。序前後輩。樞直亦然。後進之稱先輩曰老前輩。而自稱侍生。簡稱曰侍。其由內閣或吏禮二部入直者。往往有於閣部爲前輩。而於樞直爲後進。則以老前輩互稱之。凡初入直者。老班公必舉一切規制。詳告而善導之。如師之於弟子。間或趾高氣揚。動加指斥。後進亦不敢校也。

章京之見樞臣。以一揖爲禮。嘉慶中。成哲親王奉命直軍機處。同治時。恭忠親王居議政王之重。光緒時。醇賢親王以帝父之尊。奉懿旨商樞樞政。章京之謁見者。悉遵是禮。無以加也。晚近慶密親王。由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入爲樞廷領袖。其在譯署。章京見之皆請安。至是樞直中人。有欲效之者。先公方爲領班。執不可。乃止。凡領班幫領班。皆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謂之兼行。蓋兩署恆有攸連事件。故設是制。然所謂兼行者。具名而已。初不必赴直譯署。而譯署每三年例保。得附列焉。

樞直每三年亦例保一次。章京之出力者與焉。其他軍務告平有保。方略成書有保。慶典推恩有保。重脩檔案有保。優者

得指補某部某缺。或指明缺分最多之戶刑兩部。不論題選咨留。遇缺卽補。郎中資深者。並得保京堂升階。或以道員卽選。故往時京朝官。視樞直爲仕途之捷徑。每開保並及供事。往往有保至道府。而仍供繕寫之役者。近時長蘆鹽運使陸嘉穀。卽由方略館供事。擢至是職。而凌芸裏編彭。以老班公出爲天津守。且向之倒持手版矣。

軍機大臣及章京。每日晨直飯食。由膳房承應。章京散直後。在城則退食於方略館。園直則退食於外直廬。於是有飯銀之制。乾隆十三年。奏准由戶部堂司及銀庫飯銀內。歲撥銀二千兩。五十六年。又奉旨由銀庫司員每年所得養廉內。每人各撥出銀五百兩。前者爲章京飯銀。後者爲公費。嗣以兩項不敷應用。又按年撥給內務府禮價銀四千五百兩。綜計每年領得一萬五百兩而已。領養價銀以五月。養廉銀以五月八月。飯銀以十月十二月。皆有定期。是皆以供在直公用。其會計出入。兩班領班分掌之。又每年入夏有移牒領冰之例。實則直次未設一冰。馮玉圃傳直漫興詩云。臣心已自涼如水。不藉頒來內府冰。謂其事也。

軍機章京依內廷人員之例。得挂朝珠。初設時以中書爲多。故前人嘲中書俳體七律結句云。有時溜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蓋其時中書亦非內直不得挂珠也。章京准穿貂褂。自乾隆三十七年始。其准戴用全紅帽罩。自乾隆三十五年始。舊制衣貂限於四品以上。及京堂翰詹科道。全紅帽罩。限於三品以上官。而於章京獨優之者。重是職耳。趙雲松軍機夜直句云。尙方早賜紫貂袍。管輅山機庭紀事句云。未登五品特垂魚。又扈蹕紀事詩云。內庭章服例優崇。貂錦平時借紫同。馬上羊羔齊著履。祇披風帽是猩紅。是皆紀貂服及全紅帽罩者。其扈蹕詩又有云。賜果分鮮事疊稠。綺紈三品列卿儔。辛勤視草遲公退。克食羹餐極夕羞。則謂頒賜裘裏之例。章京視三品京堂。又扈次散直。恆有一人最晚者。以宮門下鐘爲度。每拜克食果品之賜也。余見先公在直時。歲時猶頒賜食品。每節例賜袍褂料。或江綢。或貢緞。端午則賜紗。若歲除詣皇太后宮辭歲。大抵皆王公及內直近臣。而軍機章京與焉。旣行禮。各賜以黃緞金繡荷包。內有小銀錢。先公嘗。辭歲時。見庭內堆松柏枝積積。各宮嬪皆盛妝衣紅。繞行其上。且行且歌。當是滿俗。今無知之者矣。又每次扈從恆拜賜川資銀兩。得賜者皆入內叩謝。不復具摺。

趙璞函贈陸耳山長歌云。今春欲上陵。去秋歌出塞。屬車約尾間。簪筆兩人在。偶然拍馬伏飛前。草檄飛書立而待。蓋

車駕所至。章京皆囊筆以從。其在木蘭。並得從圍校獵。有所獲則獻於上。載文端官脩撰時。以章京隨圍獲麋以獻。上賜詩有云。狀元端是謬前輩。大鹿小麋獲則同。蓋以前歲于文襄於圍帳獲鹿得賞雙眼花翎事爲喻。馮玉圃有長篇。爲蓮士脩撰紀事云。阿濟格鳩開廣原。秋場蹴鞠萬馬屯。雄雷急雪日數番。鞭稍湧出扶桑暎。慢城山川朝至尊。伏飛負羽環爲門。一鷹迸逸如星奔。注矢競發追驚魂。有人突前氣欲吞。赤手生擒林莽翻。不用網罟及火燔。中黃得視相顧言。是何勇者育與貪。膽膽勢可移崑崙。就看雅度儒臣敦。但有筆墨無刀健。獻禽天子旋拜恩。大庖波及逾春溫。帝曰前後兩狀元。丙申舊事堪同論。載以繼于衣鉢存。五十六字榮光燦。捧來寶敵千璵璠。旁觀敢妬不敢喧。我聞盛事鬚眉掀。持螯執麀誰軒軒。一笑沃我松蘿潭。又天津徐晴圃中丞（其名同先公諱第二字）在樞直。嘗以宮門中射。得賞花翎。亦有詩紀事。當時翎枝之制。以勵武功。文臣得者絕少。春融堂集。載王蘭泉初以部曹從征金川甚久。及回朝。特擢鴻臚卿。賞花翎。在軍機處行走。袁子才賀詩。有冠豸孔翠一翎風之句。一時文臣之戴花翎者。惟于文襄及蘭泉二人而已。往時京朝官侍郎以下。均乘驪車。其車燈各異。部院官各書其衙門。稿紙爲紅黑字相間。京堂以上。稿紙爲方勝如意。兩上兩齋翰林。爲書套之式。軍機章京。則爲葫蘆式。葫蘆者寓城口之意。每上直。俾守門護軍易辨之。

往者內外奏摺。有清字漢字之分。故滿洲大臣初入直。是否准看漢摺。必由本處繕片請旨。大抵皆准其閱看。惟兆惠兩次入直。高德山都統入直。均奉旨閱清字不閱漢字。章京之分滿漢者。亦分家清漢文摺件。道咸以後。奏摺悉用漢文。惟諭旨文件。用漢文者。仍譯清文備案。於是滿章京僅掌清文檔冊。一切政令。皆不與聞。幾同伴食。然保獎升擢。亦與漢章京同之。多坐致通顯。漢軍初無充章京者。同治中。工部保送小京官丁鶴年。隸鑲黃漢軍。樞臣以向無成案。繕片請示。奉旨准其帶領引見。嗣後漢軍章京。皆歸入漢章京班內。光緒季年。漢領班繼蓮溪昌。卽漢軍籍也。後官至江甯布政使。

凡軍機章京之得力者。上皆深識其人。故每有身在章京班列。卽躡躡樞堂者。乾隆中。吳督部熊光。爲領班。一日上召樞臣入對。特早。皆未至。乃召吳入。承旨撰擬。皆稱上意。遽命在大臣上學習行走。和珅忌之。言其官適參五品。秩不稱。上命予以加銜。又言其貧。上特賜歲銀。時載文端亦在直。珅又言用吳不如用載。上曰。此豈殿試耶。然卒與載

同加三品卿銜。爲學智大臣。珥復潛排之。未幾出爲布政。尋擢督撫。迄不再入直。自後遂沿爲例。嘉慶中。盧文廟薦擢由光祿少卿加四品銜。道光中。何恪慎汝霖由大理少卿加三品卿銜。咸豐中。焦大樞訥謙由太常少卿。俱爲學習大臣。皆由章京超擢。而穆蔭由內閣侍讀。賞五品卿。在大臣上學習行走。尤爲不次之遇。然自樞垣設置以來。二百年間。似此者亦寥寥可數。若先爲章京。洊擢大臣。如滿籍之舒文襄赫德。阿文成桂。班義烈第。兆文襄惠。松文清筠。慶文恪桂。托文定津。文文敬孚。漢籍之袁清愨守備。梁文定國治。孫文靖士毅。胡恪靖寶琳。章文簡煦。趙侍郎盛奎。陳尚書孚恩。彭文敬蘊章。胡都憲家玉。許恭慎慶身。錢恭勤應溥。徐忠愍用儀。其擢任樞廷。皆在既離班直之後矣。

有已離班直而再入直者。如畢訥由章京出爲臧鳳道。因事左官。復賞主事銜。在章京上行走。蔣炳程濂皆外任道員。擢至巡撫。墨誤去職。蔣賞員外郎。程授太僕卿。仍在章京上効力。以護謫之員。復叨內直。良爲殊遇。又申甫由章京擢順天府丞。已離職。尋轉光祿卿。自陳職務較簡。願仍在軍機處行走。樞臣據以代陳。上亦許之。滿股中。有外任道員。丁憂回旂。得仍充額外章京者。多容安是也。漢員中。有丁憂章京。山樞臣奏請。滿百日後仍在額外行走者。馮光熊是也。時馮官戶部郎中。以樞直司員。而特予奪情。尤屬創例。

凡欽差按事各省。曰查辦事件。類以尙待京堂任之。其由軍機大臣出差者。得奏明隨帶章京一二員。一體馳驛前往。俗所謂小欽差是也。漸而外任大員。初非樞堂。亦奉請指調章京。嘉慶五年。有詔申禁。謂難保無軍機章京。向出差大臣。營謀前往。倚仗軍機。虛張聲勢。是朕非派各大臣出差。竟係派軍機章京出差矣。然歷來固有由章京特膺使命者。如乾隆時章京郎中顧德。奉派押犯赴滇。會同署撫楊應琮查辦。又章京永保。奉旨同侍郎高拱。馳驛前往山西。查辦事件。當時以爲異數。嘉慶時。章京盧文廟薦官鴻臚少卿。遂與軍機大臣托文定津。同往江南按事。章京與大臣並派。尤前此所無也。未幾文廟徑擢大臣。蓋其時聖眷已深。固不以尋常章京目之。聖人之立賢無方。於茲可見。

章京之建立武功者。若舒文襄阿文成班義烈兆文襄諸公。尙矣。其贊襄戎幕者。若孫文靖胡恪靖程九峯之佐傅文忠。鐵道甫王蘭泉之佐阿文成。乃至福嘉勇之平臺。則方勳襄范攝生佐之。其征廓爾喀。則楊嘉裳佐之。同時陸續。劉退

谷。汪首末。表可亭輩。亦皆囊箠從戎。席不暇暖。卽趨璞函。王日杏。死木果木之難。固亦曾充樞直者也。故論者謂樞府爲一代才俊所幸。後來王定甫佐養尙阿經略廣西。錢恭勳佐曾湘總平定東南。猶援其例。雖成敗不盡同。要皆卓犖可紀。同光以後。章京未嘗以治戎著。亦無指調章京者矣。

光緒甲午軍事起。京師別設軍務處。以恭忠親王領之。其司員多由樞直兼充。既有軍機。復別設軍務。不得謂非駢枝。蓋是時上下皆視軍機處爲政樞。漸失立制初意。按軍機之名。本由雍正時用兵而創。厥後沿用不改。嘉慶十年。御史何元煇疏言。軍務久廢。似宜更改名目。以紀偃武之盛。上諭云。軍機處一切承旨書諭。及辦理各件。皆關機要。此與前代所稱平章軍國重事相仿。並非專指運籌決勝而言。若如該御史所請。勢必諱兵不言。豈國家承平日久。並古大司馬之職。亦可不設乎。所奏斷不可行。觀此可知當日廷臣中。已有以軍機之名爲未當者。其職本與宋之樞密院爲近。特立制差殊。不如卽名爲樞密也。

軍機地位極清嚴。然如藩曝雜記所述。湖撫陳文恭以權錦伴函。閩撫潘敏惠以葛紗餽節。閩督楊某被劾入京。對章京各致幣壽數事。則人事之餽遺。固不能盡絕也。余幼時所見。凡致送炭敬者。皆曰吟梅詩若干韻。至光緒季年。則水敬炭敬別敬之名。幾於口言不諱。風氣之變遷如此。又在外督撫提鎮藩臬。每令節慶典。應具賀摺。其摺以黃面紅裏。晚近各大吏。應遠式或疏悞干咎。往往預託軍機章京代辦。而歲時致饋厚酬之。卽京朝官之謝恩摺。亦多有託章京代辦者。此風相沿已久。讀嘉慶朝諭旨。尙書德瑛面奏。留京王大臣陳奏事件。俱煩在京軍機章京辦理。上斥其將應辦公事。轉似煩情。則是當日所代辦者。且不止賀表謝摺矣。

晚近樞垣改制。各章京定爲實職。且定給公費。自二百兩至八十兩爲止。此蓋以贍其內顧之私。與曩之飯銀充公用者異焉。又應章京之升轉之途。將領班三品章京。遇有學舉各詞缺出。准其開單候簡。幫領班四品章京。則以道員列單候簡。曹廣植之出爲吉林提學使。別由學部預保記名。劉毅孫之出爲甘肅提法使。則由是單簡放者也。其所以體卹章京者。固已周且至矣。然中樞之重。已非往時。尙侍之階。遂成懸絕。人之視章京。與章京之所以自待者。皆視昔不如也。余所見當日章京擬旨。必檢歷來方式。比照屬草。故從無疏舛。晚近則難言之。先公奉命補禮左。而章京擬旨誤左。

爲右。越日先公自言之。不得已乃以原右侍郎景厚轉左。又王次鐘同年壽彭。奉簡湖北提學。照章條擬編檢之任提學。者。皆應先以道員用。作爲署理。而章京擬旨時。竟書爲補授。既明發。乃知其誤。亦無從改正矣。此皆非尋常疏舛之比。使在往時。必干吏議。而樞臣亦未嘗過及之。

往時殿廷考試。請派閱卷大臣。其名單開列至三品京堂。光緒季年。京堂既裁。各部左右丞。亦罕正途出身者。於是領班章京。比照三品卿。亦列單內。最後之領班趙廷珍。并充優拔貢朝考閱卷大臣。有文紀述。以爲榮幸。尋改新內閣。於閣中置承宣廳。趙爲廳長。其下置屬官。仍以樞直諸人任之。其分班輪直亦仍樞直之舊。而職分視昔較卑矣。

故事一摺中條陳數事。若上意僅取其一二事。則卽抄其可取者交議。餘者作爲留中。或以原件交議。則其餘各事。得被去之。庚子拳亂作。翰林王廷相條陳中。有按戶搜查漢奸。及嚴懲抗旨督撫二條。時先公在樞直。於行部時裁去。卽依是例。後一事未必能行。前一事則保全多矣。時東南各督撫有中外互保之議。樞臣中樊文忠王文勤亦陰主之。凡所接洽。皆輒由先公往復轉致。事既寤。請與議者皆得優叙。而先公不言功。賞亦不及。有知其事者。謂先公曰。苟天道可遷。令爾必有異者。逾年。小子遂僥倖聯捷入翰林。餘生草莽。永負君親。明德之貽。追思滋愧。

# 南 屋 述 聞

水東花隱輯

張時鳳閣學廷對卷。初列第五。世宗拔置一甲第三。遣內侍告文和曰。爾子中探花矣。文和驚懼。請見固辭。至於泣下。上不得已乃改爲二甲第一。仍照一甲例授編脩。次日卽命在軍機房行走。朝入暮歸。備致勤慎。上嘗賜樞臣漆匣端硯各一。又以其一賜閣學。顧諸大臣曰。若器品量好。朕甚嘉之。又嘗書福字以次面賜諸大臣。最後至閣學。上大笑曰。今日乃書福第一日。汝父得首福。汝得末福。無意中有此恰好事。豈非吉徵乎。蓋聖心屬望甚深。未嘗以章京待之。惜年壽不永。上知文和痛子切。復命其弟若需繼直。以慰其意。

方恪敏勳襄父子皆名臣。其初又皆起家樞曹。兩世受恩特厚。樞垣記略。載勳襄陳謝恩召入直軍機摺子。據陳其母病狀。辭意悽惻。爲至性至情之作。世謂李天生檢討陳情一疏。爲本朝有數文字。是篇殆無多讓。而知者殊罕。其摺云。竊臣維甸。謹將奉到諭旨。詳細述告臣母。恭聆恩命。驚喜感泣。令臣扶掖叩頭。並諭以天恩高厚。汝當勉力報効。不可因我衰老。以私廢公。伏念臣受恩至重。未効涓埃。前歲赴任閩中。因母老不能迎養。去秋在熱河。仰蒙垂問。瀝奏微忱。凡臣不敢遽達之私衷。先荷聖明曲鑒。特頒回籍養親之旨。俾遂門閭倚望之情。感戴生成。恩同覆載。今春自浙回籍。母子朝夕相依。臣每日誦佛號。頂戴聖慈。親親服食得安。皆出主恩所賜。茲因軍機漢大臣帶人。特召微臣。俾參樞務。渥荷恩綸之褒獎。備叨溢分之殊榮。並蒙眷慮周詳。訓詞諄切。念臣母衰年遠涉。敕沿途照料其起居。恐臣母戀子難離。並巡幸亦免其從扈。凡此優容之異數。實臣子罕逢之適逢。自顧何人。得邀體恤入微。至於此極。縱使捐糜頂

踵。豈足稍報鴻施。惟察看臣母身體。去歲腹疾。雖已痊愈。而精神恍惚之症。每日卯後午前。總有數次。陽衰氣怯。迥非數月前可比。聞臣片刻出門。亦必百端疑慮。前因入山祭掃。稟明往返兩日。臣母亦以爲應往。迨至次早。已忘前語。轉疑臣患病不起。失聲悲慟。終日未嘗進食。泊臣趕回見面。始得釋然。自此以後。跬步不敢他出。清晨初覺時。即須見臣侍側。否則疑慮生悲。勸慰不解。臣私揣臣母。似難力疾遠行。然身受非常恩渥。又不敢陳情固請。戰慄兢悼。五中迷惘。不知所措。伏讀恩諭。准令將臣母身體情形。據實具奏。是以不揣冒昧。聲叙瑣屑實情。廣陳天聽。臣不勝悚懼待命之至。疏上。有旨准其留養。其召任樞臣。未見明詔。故大臣題名不及。

程九峯中丞。性樸直任氣。從傅文忠征川。由中書擢兵曹。曹務苦繁。嘗誤班直之期。傅公謂人曰。九峰久不來。想戀兵部耶。如彼處樂。可勿再來矣。程聞之佛然曰。兵曹樞曹皆國事。相公不當分畛域。才拙。無分身法。即專任兵曹可矣。立遣人至直舍取直宿行李。或以告傅公。公笑曰。人言九峰。今又懸耶。然其言甚正。盍爲我挽留之。同直者再三往。程始復入直。傅公倚任之如故。程之不阿。傅之有容。世兩賢之。

乾隆中。皇次子生皇孫。以痘殞。或曰非焉也。側福晉某氏。有寵而懷忌。密使人棄之耳。然其事無據。厥後值上南巡。回鑾至德州。有僧飾村童爲僞皇孫。詣行在以進。諸大臣莫能辨。軍機章京保成。徑前批其頰曰。汝何處村豎。受人愚弄。乃爲此滅門計耶。童初甚懼。直呼和珅名。至是惶駭。色頓變。乃供真姓名。及僧計使狀。於是坐僧罪。而成童於黑龍江。當日滿章京亦有膽識過人者。非如後來唯諾也。保成官至少宰。出爲寧夏將軍。

乾隆時。首勘度東三省地形。謀建置。大學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承命往。而請以章京胡寶琛從行。時方扈從校獵。即由木蘭徧歷諸部。至盛京。過吉林。轉至黑龍江。再轉至齊古塔。又徧閱諸邊。隆冬冰雪中。馳驅二萬餘里。攬其形勝。辨其土宜。著爲成帙。會舉御史。查郎阿疏其名以上。由是受上知。復從傅文忠平川。贊畫功居多。洵稱開府。使於其時用胡諾。經營豐沛。則邊荒大闢。陪京可固也。

鼎秋帆尙書。以乾隆庚辰擢大魁。時新疆甫闢。高宗方欲興屯田。於策問新貢士及之。畢條對獨詳核。遂由第四卷拔列第一。先是異與諸重光。童鳳三。同以中書直軍機。又同試於禮部。一日。在西苑直廡。諸宮直夜班。忽曰。今夕須湘



衡代直。湘衡舉字也。舉問其故。諸曰。吾輩尙善書。倘獲幾可望前列。須回寓爲臨陳磨檢計。湘衡書不過兩扇。詎有一甲望耶。語竟與童相率徑去。舉不得已爲代直。日哺。忽陝甘督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舉無事。因熟讀之。不意廷對適問及。以此得拔。諸居一甲第二。童二甲第八。皆在其下矣。老輩常舉此以爲少年輕傲之戒。

盧雅爾轉運兩淮最久。風雅好士。著聞海內。坐事查抄。非其罪也。紀文達及中書徐步雲。密以茶葉致之。因得預爲備。寶軍機章京趙璞爾王爾泉潛洩之。紀坐成烏魯木齊。步雲與二章京。亦乘連得罪。會阿文成拜定邊將軍督雲貴。請以璞爾爾泉堂書記。詔許之。事竣。復從征金川。璞爾爾泉始終其事。得隨凱奏還朝。恩遇甚渥。洊擢至憲副。嘗授河南布政使。樞臣奏留之。及扈從南巡。復出爲江西按察使。曠歷頗久。始內擢少司寇。意其間必有中傷之者。故內遷後旋卽乞歸。主盟風雅。不復再出。

樞直御史先不禁言事。共有禁者。懲於陸朝棟之獄也。乾隆辛巳會試期前。朝棟奏請授先朝故事。別試題避卷。上疑其子弟有應會試者。慮已入分校。故預爲是奏。乃特點朝棟充同考官。而令試官於入闈時。各自書應迴避之親族。及列單進呈。則朝棟別無子弟。而總裁劉文正。于文襄。應迴避者甚多。是時二公皆居樞府。朝棟以御史留直。當上南巡啓蹕。會密諭劉于二公主會試。意必語泄。而陸爲二公地也。竟下刑部治罪。坐結交近侍例。羅大辟。二公知其冤。而已亦賢嫌。不敢營救。自是樞垣遂爲時論指摘之藪。而留直御史。無復抗章者矣。

管輅山以部曹直軍機。見和珅爲首揆。諸弄權贖貨狀。心竊非之。私冀得御史。當伸白簡。既而果得考選記名。時阿文成向在大樞。與珅不協。而雅重輅山。知其時未可言。言之且得罪。乃奏留。俾仍直南屋。輅山頗失望。文成慰之曰。盡忠自有時。子姑待之。及珅獲誅。輅山已前卒。其在班列。珅雖深忌之。亦以文成力得全。肅志重泉。論者惜之。又曹劍亭侍御。晚官西臺。以劾和珅家人劉全見風節。亦曾充軍機章京者也。仁宗朝。追贈副都御史。

自畢秋帆請桐嶼擢鼎甲。因之蜚語沸騰。有歷科鼎甲。皆爲軍機章京所佔之說。上亦微聞之。次科會試榜發。趙雲菴復以章京中書得雋。傅文忠頗危之。語雲菴曰。君勿望大魁矣。雲菴諾諾。而私念生平所志在此。終不甘斂手。適樞堂兩劉公充讀卷。慮其以避嫌擯也。乃變易書法。作歐陽率更體。兩劉公不知也。及將定進呈十卷。慮趙卷或入一甲。又啓

謗端。必欲得而抑之。檢一卷獨九閱。當以第一進呈。劉文定疑爲雲松作。文正裂開。笑曰。子意松字迹。雖燒灰亦可認。此必非也。文定又徧閱各卷中。不得。謂必變體矣。文正又取趙卷覆閱曰。雲松文素踈弛。亦不能如是謹嚴。是科兆文襄奏凱歸。亦與讀卷。自陳不習漢文。上諭之曰。但聞多者卽佳。文襄檢九閱者獨此卷。遂取列第一進呈。上以陝西未有狀元。第三卷王杰爲陝西人。乃取以互易。王由是平步登臺省。而趙出爲郡守。官至監司而已。

雲松有捷才。館汪文端邸。凡應奉文字。皆其所擬。直隸垣時。承命擬草。必先就。而同直猶徐書未竟。則斂手待之。一日屬草畢。在直無事。取支窗木棍作劍舞。誤傷同直一人。中其首。亟延蒙古醫治之。其人立愈。而雲松退直乘馬而歸。馬驚逸而墜。亦傷首。如其人之狀。蓋以術移所傷於傷人者。猶古之祝禱也。劉文正謂雲松踈弛不羈。於此可覘其槩。

雍乾時。文字獄興。朝貴中頗有推波助瀾者。趙恭毅之餘智也。乾隆丁未。某公爲禮部尙書。忽獲拾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園次詞內語疵。奏請毀禁。事下樞臣查核。時管轄山爲章京。樞臣以屬之。韞山謂其事屬吹毛求疵。惟請將曝書亭集。壽季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燬。其漁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宮中草絕句。園次詞。語意均無違碍。當路頗題其語。奏上報可。事見韞山追紀舊事詩自注。其詩云。語關新故禁銷宜。平地吹毛賴護持。辨雪仍登天祿閣。三家詩草一家詞。所謂當路者。亦阿文成也。名臣風襟。固異於世之揣摩迎合者。

軍機大臣出入均由內右門。至南書房祇候召對。乾隆年間。章京亦隨同大臣出入於內右門。其餘內直者。皆出入乾清門。不得援斯例也。故韞山紀事詩。有云。朝衫重繫牟尼串。雅步趨翔內右門。至嘉慶時則章京皆出入乾清門。不得從大樞之後。但仍南書房祇候。晚近章京入直者。復得入內右門。不知始於何時。其詩多闕稱廷掌故。如面承密敕語從容。分寫新輪撰進恭。御筆親增三五字。別傳天語帶珠封。謂詔草經練筆更改。例應另紙恭錄。惟廷寄諭旨。卽以硃發。一曲仙韶聽未闌。重臣三對御床前。謂萬壽演劇。視政如常。樞臣有一日召對數次者。不擇秋蛇與墨豬。但期疾速勿遲逾。繕完呈本儘分寄。珍重臨時與過珠。謂一旨而傳諭數人者。照書數紙各寄。是曰分寄。若遇御筆增改。選錄他本者。是曰過珠。方寸瓊函疊紙成。綠牌交出記分明。新來方面開何缺。封事先題進空名。謂樞直知會之制。又引見記

名各員。吏兵兩部。以綠牌交樞垣照錄。入存記冊。放缺時以其單進御。並擬旨書缺。而空其名。以待御筆。天書說稿進苑階。加緊郵程計日排。欲印紫泥先請鑰。或緡夾袋出金牌。謂驛遞之件。標明每日行四百里至六百里加緊不等。以及印鑰金牌之制。舊事分明記阿誰。獨難顧末誦無遺。試繕隨手當年簿。充棟封題若列眉。謂檢查舊檔。必按歷年隨手簿索之。破例恩先契聖明。且教集諸付廷評。何時部疏纔呈閱。預寫詞頭擬准行。謂凡直省奏請遞除。當上意者。雖交部議。仍令存記。本上時若議駁。亦擬旨准行。絨牘黃匣付崑崙。中有軍書要件存。今日莫普誰恩直。最先跋馬候烏墩。謂當直者例以滿漢各一人。帶要件。先候於尖營。以備承旨。尖營稱爲烏墩。恩隨豹尾者。稱爲跟莫音。皆國語也。下圍傳駕左門還。在直郎官總立班。不向長楊陪羽獵。何由親切覲天顏。謂軍機帳房。例在幔城之左。每駕由左門入。在直章京皆立班。封章絡繹實天題。夕對方終塞日西。詔草先成先進御。不須留待十行齊。謂行在召見樞臣。恆在晚膳以後。凡撰擬詔旨。在六七道以上者。職命隨成隨進。請駕懸知日未暝。昨宵披答取重論。幔城一片傳呼急。恰有人先直早門。謂上直每有一人最早者。曰爲早門。交抄發遞紙如飛。針長時時視帶圍。坐待行廈傳合輪。珠車燈火照光輝。謂散直每有一人最晚者。候至官門下輪。珠車則周廡夜直之兵弁也。凡此或已紀前卷。或採掇未及。皆詩乘也。用補錄之。

轡山前詩。蓋扈從行圍時所作。故參及行廡規制。別有夏日留直守班卽事雜詩。則留京章京之舊規。亦略見焉。其詩云。九夏驟興捺鉢停。暫教輪閣合機庭。濡毫兼問廊餐地。憑借西頭學士廳。謂漢章京借蒙古堂爲早直之地。相逢爭說息肩期。留務雖閒亦恐遲。聽徹六更興辨指。登車略後早朝時。謂每日赴直。視平時稍晚。膏澤應知帝念殷。朝朝籍記等書雲。今年場雨多時若。少有飛簷附驛聞。謂以京師每日晴雨。列報於行在樞堂。隨單公件束縱橫。事蹟難詳部寺門。各聽所由將領去。只令官簿自書名。謂行在軍機處。交在京各衙門之件。每署爲一束。由留守章京交發也。又直房梁殿最西偏。岸曠深衣聽自便。今日相公親宿衛。近哺冠帶候文淵。機宜文字稱連曉。紙斷行斜半不全。隨報卷還窺約畧。乃同省猶不輕傳。亦皆述當時實事。相公謂樞臣之留京辦事者也。寶文靖別有賦昔德希七律二首。亦掌故之賅。凡履端布濩。必有錫綏恩詔。其頒布皆有定日。每先期撰繕諭旨。俟屆期頒布。故裴裝山行簡元日直廡詩。有云。鳴珂

直散盤烟爵。禮部墨瀝墨沼醴。謂其事也。其結韻云。自認小臣依禁近。太平無事筆先濡。注謂樞庭隨手簿冊。元旦賜裝訂新冊。敬書太平無事四字於冊端。例由是日直班者爲之。雖取爵。亦章故也。其在歲暮。恆有頒賚。王定甫歲暮蒙賜魚雉鹿兔果品恭紀詩云。臘祭行將舉。天厨已早頒。江魚冰蟹壯。山雉錦翎斑。珍合殊方產。恩深內殿班。徽來供晚膳。歡喜盜慈顏。注謂是賜惟乾清門侍衛。軍機章京有之。

射圃在七峰別墅之西。程通副同文爲領班章京時所關。其射圃落成紀事詩云。劣容百丈規爲圃。挂甲屯西此一隅。草引類垣曾過馬。樹遮營井舊窺烏。百年興廢誰能料。兩月經營頓覺殊。散直瀟然有佳處。手成他日倘思吾。圃既成。樞直同人皆習射於此。通副又有西苑觀同直諸友習射詩。則習射不僅於射圃也。蓋其時有旨許各章京校射。由上親閱。中射者賞以花翎。故通副別有閱校射御閱有期勛習射諸友句云。上方孔雀誰承寵。繫騎榆關耀素絳。前卷所紀徐青圃中丞樞直日。因中射賜翎。蓋亦由此。同時得花翎者。尙有趙菊言吏部盛奎。強綺園工部逢泰。通副各有詩賀之。其賀菊言云。得驕真傳天公笑。看取官門拜賜秋。賀綺園云。校射官門好身手。時平絕塞備防秋。蓋疊韻之作。實文靖直樞廷有宮門御試鶴射詩云。聖主臨軒猛士彘。桂黃翎象繡弓張。明蟾重疊月輪滿。老鶴一聲天宇高。金僕姑神親宛轉。錦盤陀賜慰賢勞。中皆已鶴承恩渥。無復馮唐數二毛。足證是制行於嘉道以後。

申笏山副憲。由中書入直。洊歷九卿。在直逾三十年。中經金川準夷科部諸役。軍書旁午。日不暇給。與胡恪靖寶瓊。蔣侍郎炳。同爲當軸倚任。玉蘭泉謂其起草奏進。類能明晰曉暢。洞中機要。胡蔣二公。或不逮焉。然究忙中不廢吟詠。其與蘭泉同在木蘭園中。更唱迭和。至於數四。想見豪致。笏山行帳中。嘗獲生鹿一。獻之天庖。翊日卽以頒賜。于文襄謂爲園佳話。爲賦詩紀之。所謂特拜全賜。頒從數獲餘。喧傳微猷得。列獻射生如。蓋是應與從獵諸人所射生。同列簿以獻。固紀實也。曾賓谷從獵木蘭。亦有句云。恩許分鮮每壓鞍。歷來賜鮮行炙。沿爲故事。拜賜者非一人。特詩中不多見耳。

樞直皆文士。方乾隆盛日。連騎習射。從圍打生。一洗向來懦弱之習。蓋在上者有以鼓舞之耳。吳方伯俊。在樞直。有贈同直盛孟巖駕部詩云。駕部作字不脫弧。波磔細碎毫毛收。指節力可挽萬牛。清絲入手亮以遒。橫笛吹破天悠悠。仰

面飲露調其喉。絲竹不到喉所周。文士簡默處士羞。難進易退懷好脩。忽然搗羽風颺颺。三矢疊出應鼓枹。誓若怒車追清秋。洞然有聲蓋在侯。天子動色三詔誨。虎賁觀者駭且愁。引弓欲發還躊躇。而君退出神夷猶。握管依舊書不休。大抵其人非世俸。孟巖名悼大。與兄惇崇。先後爲章京。江蘇陽湖人也。詩述其善射。突突有神。洵爲傑作。陸朗夫中丞。恩從木蘭。賦示同人句云。霹靂手翻弓引滿。風騰蹄蹴馬騎生。可見當時風氣。

袁紫山隨從木蘭。和馮玉圃句云。滿篋征衣餘野馬。一身生計倚封駝。蓋塞上捆載行李。皆以靈駝。一身所需者備焉。嚴道甫侍讀。在樞直時。嘗從圍。大雪中失靈駝並所裝物。求之不獲。懊喪而已。越一日。忽有人牽靈駝而至。所裝物具在。且謝罪。乃故軍機處蘇拉。緣事遣配者。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者。惟公一人。今適無他裘。非公而誰。問既竊何以復還。曰恐公寒耳。乃勞以錢而遣之。蘇拉即宮門內外之服雜役者。每入朝。輒纏冠追隨於後。口報某人召見。某人覆命。或有所使令。欣然應命。事訖。薄輻之而已。其供役於軍機處者。則章京所使令也。此其人雖陷於竊。而猶重舊主。亦自可取。又張詩幹尙書。嘗以樞僚扈從木蘭。有饋鷺者。以靈駝載之。上觀之微笑。及出爲外吏。行部所至。輒以鷺自隨。好事者爲之繪圖作記。代徵題詠。余見王定甫通政。有題是圖詩云。烏墩疾騎如風過。鶴鶴後枝飛龍馱。觀觀者唱相應圖。屬車偶驅天顏和。山陰故事新淮汴。圖畫流風尙如見。我亦嚙坡許載老。軍聲夢冷西池實。是二事皆感巡佳話也。又皆以靈駝傳。因彙紀之。

道甫在樞直久。諳習典故。而尤尙風義。羅觀察長浩督雲南糧儲。虧銅廠銀萬一千兩。又分賠屬吏汪大鏞銀兩。有旨文加罰十倍。逾限卽正法。羅已納十有一萬矣。尙有分賠銀六萬未完。而限垂滿。因呈乞展限。事下軍機刑部查辦。時劉正長刑部。方主會試入闈。群公却視莫能決。適有行在宣諭樞臣事。道甫卽詣貢院。搥鼓求見。因從容曰。羅某限已迫。迨公出闈。恐無及。其所欠爲分賠屬吏之項。昨見吏部案。汪大鏞且赴捕直隸。其人既有釋復官。而上官乃牽坐極刑可乎。卽於袖中出請寬限稿求判。文正義而許之。出以示諸公。列銜入奏。得旨令大鏞分繳欠項。而羅得出獄。時論謂道甫之力持平恕。有足多者。

劉樸夫給事謹之。直軍機。殫勤夙夜。二十餘年如一日。編文襄討袁寇。將與偕行。劉已篤疾弗果。未幾遂卒。無子。

妻楊氏殉君。樞臣以其勞動上聞。詔贈鴻臚卿。予其妻旌表。異數也。同直馮玉圃培哀以詩云。廿年起草禁垣久。萬里兼程使備。盛壯早驚雙鬢雪。耗磨甘忍寸心灰。生前有像真能肖。身後無兒亦可哀。猶憶追趨如昨日。計音偏自病中來。聖主臨軒惜此臣。賜金加秩重恩綸。榮叨泉壤魂應感。死謝戎行氣尚振。結髮痛深連理樹。捐軀羞作未亡人。香陵山色輝坊表。天語褒嘉勳宇新。生前句謂其在灤河直隴寫照事。

往者有大獄。皆樞臣承旨。與法司雜治之。臨清王倫之亂。其黨有梵和尚者。就獲。鞫於刑部。語連及寺僧。梵又妄言偷竊數千。具有名冊。刑部官將逮寺僧。並竊治倫黨。馮星實以軍機章京會鞫。謂株連太衆。必有枉濫。持不可。其事遂寢。諸誣枉者皆得釋。秦小峴侍郎時與同直。有文紀之甚詳。且謂其遇事務持大體類如此。又琦善之獄。由欽差大臣薩迎阿查辦。勅其誤國重罪。奉旨遠問。樞僚法司會鞫之。琦謂薩傾害。爭辯不已。邵位西懿辰以章京與訊。駁詰其供詞十九事。皆切要。而諸公不省。又議傳薩所隨帶司員。赴法堂對質。且有議反坐者。位西佛然曰。琦善雖位至將相。然既奉旨查辦。則司員之研鞫。乃其職分也。無傳令與犯官對質之理。若因此干譴。異日大員有罪。誰敢按問者。且諭旨但令會訊琦善。未嘗及司員。必欲傳訊。非奏請奉旨不可。詞氣抗厲。四坐爲之悚動。其事遂已。是二事皆可傳。然星實不竟其用。位西且以此觸首揆之忌。會有詔遣秦相出治粵寇。位西抗言其十不可。忌以益深。荐使治河防。強入以罪。坐謫罷。後殉杭州之難。

樞直中人才。每爲上注目。孫布政永清。爲劉文正子。文襄所賞拔。偵護親時巡。偶有要事。騎而疾馳。高宗遙見之曰。此小軍機孫某也。聽驟者是。孰謂南人不能騎耶。未幾擢御史。逾年遂爲憲副。授貴州布政。蓋上於平時已深知之矣。又周舍人清原。以召試授中書。得與樞直。一夕內直。上問知其名。歎曰。此吾南巡所得江南才子也。時大臣皆器重清原。謂功名將未可量。乃墨吏購左官。年甫三十。其事頗狂。蓋有來探事者。周以不知謝之。後其人得罪。攀引周及同直者。實皆未洩也。事下吏部。主其議者又與樞廷交惡。即以不嚴斥探者。從重比附。由是備級淪廢。孫與周名勳九重固同。而神圖迥異。殆有禍命繫焉。

更生齋文集。稱胡君時顯。以主事入直軍機。純皇帝悉其才。行大用矣。忽以言辭忤要人。即日斥出。要人所以扼君

者。不遺餘力。而君之所以抗要人者。亦幾不留餘地焉。卒至不安於位。東西走軍營。而以其公事抗員子抗經者復如故。亦可謂百折不變者矣。按時顯武進人。由中書科中書入直。積勞得列侍從。以殲於王事。贈光祿卿。所云要人。當指和珅。又吳門詩話云。相傳洪素人在軍機時。某相國問曰。汝向人說我剛愎自用。有之乎。曰誠然。相國怒曰。汝爲我門人。乃謗我乎。洪謝曰。老師何嘗能剛。只一愎字耳。門生因私誼。故妄加一剛字。素人名朴。亦乾隆間入直。相國所指誰氏。待考。

憐寒愛士。古道也。與市恩結納異焉。和珅借錢南園赴山東。按國泰之獄。道中見南園衣敝。持衣請易之。南園卒辭。珅知其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此市恩結納之巧爲嘗試者。傅文忠領樞廷。見趙雲松貂帽久敝。毛拳縮如蝟。一日在隆宗門外小直房。羈呼雲松至。探懷中五十金昇之。賜易新帽過年。時已殘臘。雲松貧甚。卒歲乏資。卽以應用。明日入直。依然破帽也。文忠一笑不復言。此則見憐寒愛士之真。純臣用心。非煦煦爲仁者可及也。

青城山人非畫師也。世幾以畫師目之。其集中所述。謂山人以中書直軍機處。著稱勤慎。得不次補官。嘗於扈從興京途次。畫雲壑松崖卷進呈。得賜文錦。逾日次黃旗堡。又命畫北嶺醫巫闔山等圖。自是潛輪進御無間。南巡時駐蹕巖巖山。命山人寫竹爐山房圖。時山人以應禮部試留京。左右以實對。因命寄寫。劉鴻圖護之紀事詩云。窈窕巖巖畫圖。青旂翠蓋麗仙都。侍臣合有丹青筆。好向山房寫竹爐。爲山人作也。其籍林秋色圖。乃隱暉木蘭時所作。層巒疊翠。萬樹丹黃。卽就目中親見者繪之。當隨扈途中。嘗入崖口遇雨。山水陡發。供帳不至。經危嶺峻谷。下臨塞河。單騎夜行。適有隙自林麓突出。馬驚逸。遂溺於水。賴一蒙古卒入水援之。視齊次風落馬橋事。尤可怖矣。在直嘗兼脩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又嘗撰擬祭北海神文。今惟所遺傳於世。青城山人者。內閣學士關槐也。

七峰別墅。樹木頗鶻。有楸葉松柳。見於吳俊雅詠。又有海棠一株。花時頗繁。惜不久旋萎。吳悼之以詩云。春風淒斷月縱橫。猶見當時照眼明。大抵不花還有魂。由來無命爲多情。曾迷坐榻驚兒夢。依舊穿簾燕子聲。弱柳頭梳都得意。相將枯影伴南榮。其七峰寓樓句云。東沼斜陽西沼暝。前山決澗後山泉。七峯月夜句云。假山半潭露。空水一房星。皆見幽致。月夜詩。秦小峴馮玉圃並有和作。林穎叔在直時。嘗於歐齋作感陵生口。同直虛酬尤盛。亦一時風雅之藪也。故

事南下。建福州郡館。每於正月十三夜。演放烟火。所放匣子。末層爲六言聯語云。萬里海天臣子。一堂桑梓弟兄。相傳乃前明葉公向高所撰。穎叔嘗以國直未赴。有詩云。良夕此孤飲。青天低玉繩。月圓最初夜。風鶴乍晴燈。盛事懷鄉社。微官媿友朋。何人解相念。猶憶聽敲冰。此足記夢華。且可采入瘡乘。

列聖視朝甚早。樞僚趨直者。皆四鼓即起。直廬中懸燭二條。天乃向曙。穎叔在直時。一夕趨朝。於夜色晦冥中。瞥見有雲南蓋西道燈籠。導引輿從。疾行如風。倏忽已遠。時官遙西道者爲善鄉林公廷麟。心疑非祥。亦姑置之。逾月雲南報至。乃知林殉寇難。堂皇罵賊死。狀甚烈。意其歿而爲神矣。又蒲城王文恪薨後數日。有軍機章京迫暮散直。經海澱。見文恪服行裝。乘馬。若患遽遽行狀。卽之已渺。是二事余於詩乘洞鑿小志。分載之。騎箕英魄。斷恨長終。固宜有此。不可目爲荒誕也。孫琴西太僕銘張公萃之墓。有云。嶽嶽蒲城。深矚太息。閉閣草奏。忠奸別白。疏成在懷。遂縲以絕。或匿不聞。聞以暴疾。蓋文恪非善死者。世謂陳子鶴尙書時爲領班章京。承穆相意。憐文恪子。令毀其尸諫之疏。而以暴疾聞於上。其事言者籍籍。余於林文忠後人處。見所藏軟塵私札。蓋當日章京中。與文忠私厚者。難述朝事之函。語多隱秘。其述文恪事。謂先一日文恪銷假入朝。因力爭必斬琦善。上意不悅。將拂衣起。文恪趨前挽御衣。曰。上知而不罪。無以對天下。老臣知而不言。無以對先皇帝。上益怒。頤文恪曰。爾疾甚。且休。次日文恪詣直廬。諸大臣已入對。因坐待之。携有紅封置几上。既而久待未下。乃懷紅封起如廁。及穆相等退下。覓文恪不得。又覓於廁。則自縊已絕。遂詭云暴疾昇出。其紅封。子鶴及同直皆見之。子鶴且言於人。觀其所述。則文恪尸諫。固有其事。子鶴初亦未嘗曲掩之也。函中又云。上以時艱力主儉。御膳中例有數簋。以分賜後宮及樞臣。今後宮輒賜。且限其不得食肉。時適某公主發降。限齋費勿逾二千金。指某大員入官之宅爲公主邸。資內府諸臣。報効修葺。諸臣爲之束手。是皆外廷所不及知者。

咸豐戊午李忠武續賓之死。殊批胡文忠奏摺。有云。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此批出錢副憲寶青手。時副憲方在樞直。文忠致錢函云。迪龐恩旨。是我公燕許大手筆。激揚忠烈。生氣凜然云云。其時雖極枵陜。而慎近中猶有傑才。斯所以成中興之治。



乾嘉時。輿圖度於內府。而軍機處無之。同治初。金陵垂定。朱修伯廷尉舉劾。爲樞直領袖。知輿圖之不可缺。因手製江南草圖。山川險要畢備。既而捷音至。兩宮皇太后果索之。恭邸以修伯所製圖進。了如指掌。因大加獎許。同時浙人在樞直者。有二朱之目。一名智。官至宗丞。俱久典機密。爲樞廷倚重。而修伯尤以樞密擅長。然軍務既平。輿圖遂不復備。甲午事起。王帶卿文頌廟在直。以軍機方古樞密。職在戎策。不可無圖。言於樞堂。行文北洋索之。及寄至。則但具地名。一切形勢遠近。皆不及。嗣見彼中報章所載圖。則炳然秩然。若列眉也。因歎曰。彼昭我隱。庸可勝乎。果致挫敗。文亦怊怊以卒。其在樞府負才望甚盛。未竟厥施。海內惜之。

闕明圖軍機直圖。壁粘書壁。皆章京手筆。如方恪敏書。毛羅照舍人畫山水。日久尙在。想見清時人物之重。澠雅堂文。謂樞垣於京朝官最名華要。非通敏乘時才畧之士。無由以入。其人而自軍機來者。處士大夫間。往往衣冠笑語。望而可識。蓋乾嘉時所見如此。其地又爲朝章國故所萃。在直久者類能彈見洽聞。凡所纂述。足資史料。如阮吾山之茶餘客話。趙雲巖之簞曝雜記。梁際林之歸田瑣記。皆得自樞直者爲多。梧門詩話。謂秦小峴直樞廷。喜考核中朝掌故。有所得輒筆之於書。所著必可觀。惜未之覩。王帶卿丈在直。偶於方畧館中。見故紙叢殘。積塵掩之。檢視乃明史稿殘本。因取而畢讀。所載與明史今本。多有異同。退直卽手自接輯。成明史考異摺逸一書。是作有裨考證者尤鉅。蓋館爲明史館舊地。殘餘卷帙。以無用久置。非帶卿發之。必且燒薪覆瓿矣。先公嘗詔小子曰。苟肯留心。隨在皆學問也。因舉是事爲勗。

方畧館有留侯祠。歲由提調具祭。蓋相沿久矣。彭文敏由章京洊躋樞堂。有方畧館留侯祠詩云。酒上美人唱大風。運籌帷幄掃群雄。報韓未遂推車志。輔漢終成躡足功。黃石授書謀逐鹿。赤松辟穀羨飛鴻。建儲聊借商山皓。脫屣榮名一笑中。此亦如吏胥追祀蕭何之類。以黃石兵書。爲我張先邁也。文敏以光祿少卿留直時。嘗作樞垣留直圖。樞直之能詩者。徵題殆備。

咸同以來。樞直之得鼎甲者寥寥。光緒一朝。惟丙子榜眼余聯沅。庚寅狀元吳魯。吳字肅堂。以拔貢主事入直。其成進士。年已逾壯。且在樞直資格稍深。意在原官卽用。初不望詞苑。樞堂孫文恪。爲其重試受知師。語之曰。吾門無閒期。